

山东三十年电影文学剧本选

1949—1979

封面设计：孟宪云

山东三十年电影文学剧本选
(下)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25印张 2插页 401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

书号 10099·1300 定价 1.40 元

目 录

女交通员	薛寿先 (1)
渔岛怒潮	姜树茂 (69)
济南战役	李虹宇 (167)
平鹰坟	临沂地区创作组集体创作 (273)
丰收之后	蓝澄原著 沈浮 徐韬改编 (363)
暗礁	薛寿先 (423)
风云岛	根据同名小说集体改编 (507) 闵国库 刘新智 执笔

尾图：杨 杰 周 峰

女 交 通 员

薛 寿 先

序 幕

巍峨的群山，峰峦迭嶂，雄伟险峻。苍松翠柏，鲜花漫山。

深情的旁白：“每逢我来到这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胶东地区，往夕的回忆，便把我带到了伟大的民主革命时期。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

黑云翻卷，硝烟弥漫。秀丽的山峰刹时变得阴沉、灰暗。

旁白：“……一九四七年，蒋介石调集了六个师二十个旅的精锐部队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极其野蛮的重点进攻！……”

黑压压望不到尽头的蒋匪军的坦克、炮车、骑兵和步兵，耀武扬威地在公路上前进……

几十架轰炸机、战斗机，气势汹汹地飞来。投下无数重磅炸弹，快速向地面坠落……

一排排阴森的炮口慢慢仰起，猛烈射击。

爆炸。火光闪闪，烟云四起。房屋被炸飞；大树被炸断；牲畜被炸死。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熊熊的烈火中呼救。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母亲的尸体上哭叫……

旁白：“……我坚持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坚决执行毛主席‘诱敌深入’，‘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暂时放弃一些地区，大踏步地向内地撤退……”

成群结队的老乡，赶着牲口，挑着铺盖，在民兵的掩护下，扶老携幼，井然有序地向深山转移……

山岗上，一个农村打扮的青年妇女，迎着撤退的群众大步走来。她三十左右，头扎白毛巾，身穿蓝布衣，臂挎小竹篮，清秀的脸膛，黑里透红，显得格外聪慧、善良、纯朴而又大方。她心急似火，穿过拥挤的人群，快步如飞。

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惊讶地转脸望着。

旁白：“……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上。然而最使我永生难忘的，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自觉献出一切，平凡而又普通的共产党员！”

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队伍，浩浩荡荡，阔步向前。青年妇女迎着部队，朝相反的方向，大步流星地走着……

战士们奇怪地悄声议论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青年妇女。远方传来沉雷般的隆隆炮声。

坡顶上草房在燃烧，空中黑烟滚滚，青年妇女快步走来……
推出片名《女交通员》

第一章

大道上，黄尘滚滚。一队蒋匪军骑兵飞驰而来。

无数马蹄从树丛前急速跑过。尘土渐渐散开，青年妇女沉着地拨开树丛，观察一会，敏捷地穿过大道，奔进松林。

险峻的山峰。古木参天，浓荫遮日。

茂密的树枝悄悄移开，露出了方征焦急不安的脸。她身穿旧军装，高高的个头，黑红脸膛，显得特别稳重而英俊。她失

望地轻轻喊了声：“小罗！”

“有！”身背匣枪，聪明机灵的通信员罗小明应声跑来。

方征：“地点不会错吧？”

小罗：“错不了，就是这儿。”

方征再次转身向山下张望。

通往山顶的羊肠小道上仍旧空寂无人。

方征微皱双眉：“也许路上出事啦？”

小罗：“不能！听说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交通，准成是个膀大腰粗的大高个，百发百中的双枪将，走路象旋风，俩眼一瞪象……”

“借光，”忽然身后传来了清脆而又温和的问话声。

方征和小罗闻声一惊，猛然转身。

青年妇女和颜悦色地站在树下，含笑端详着方征：“你们去五龙镇？”

方征和小罗交换一下眼色，警惕地注视着对方：“不！何家庄，可是不知道路。”青年妇女笑咪咪地解下毛巾，将乌黑的短发向后至后一撩，然后轻轻在衣襟上抽了三下：“正好咱们一路。”

小罗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方征激动地跑上去，亲热地抓住青年妇女的手：“同志，可来啦！认识一下，我叫方征。”

小罗热情地介绍说：“我是通信员罗小明。老乡，你是先来接头的吧？护送我们的交通员没来？”

青年妇女抿嘴一笑：“来啦！可不是膀大腰粗的大高个，也不是百发百中的双枪将。”

小罗半信半疑地打量着青年妇女：“你就是交通员？！”

交通员轻声咯咯地笑了起来。

方征严厉地望着小罗：“小罗！”

交通员毫不在意：“同志们！党组织吩咐，从现在起，咱们是一个战斗小组，我的任务是把你们安全护送到何家庄，交给老交通郑大妈！天黑赶到！党组织把你们交给我，路上都得听我的！小罗，能做到吗？”

小罗仍旧不高兴地说：“我好说啊，可你……”

交通员严肃地说：“我要有错，你就批评，对的我就接受，错了算拉倒。可不许唏哩马虎不听招呼，这是纪律！老方同志，你看这样行吗？”

小罗有些难为情地红着脸看看方征。

方征用信任的目光望着交通员：“党组织把护送我们的任务交给你，那你就大胆领导吧！虽然过去咱们不认识，可我一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老交通。”

“那都是打鬼子时候的事啦！”交通员的脸色渐渐变得沉重起来，“眼下形势又变啦，交通站刚刚建立没几天，今天，我是第二次执行任务。”

小罗：“哎，对啦！一路上怎么称呼你呢？你叫……”

交通员严肃而认真地说：“这个你别问，这也是纪律！今天你就先叫姑姑吧！”

小罗一愣，不情愿地望着方征：“这……”

方征爽朗地一笑：“这是党的工作，革命的需要！”

小罗摸摸脖子：“要是这样，那……那叫就叫呗！”

交通员喜爱地看看小罗，转脸和方征对视一笑：“同志们，快走吧！”

山下，弯弯曲曲的溪水闪着光波，静静地流着。

交通员沿着溪边小路快步走来。方征和小罗远远跟在后

面。

方征换了一身农村妇女打扮，小罗头戴破斗笠，肩背小包袱，看上去象是出远门的一家人。

小罗闷闷不乐地低头走着：“原先说给咱派一个很有经验的老交通，没想到来了个农村小媳妇！”

方征凝神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看到她，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小罗：“谁？”

方征：“和她一样，也是一个农村小媳妇。六年前，她用不满周岁的亲生女儿，掩护我过了封锁线。”

小罗无比钦佩地：“也是女交通？”

方征：“对！我们党的地下交通员，外表都是很平常的人，可他们都是久经考验，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他们在虎狼成群的白区，冒着随时都有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护送干部，传递文件，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及时传送到各地。”

小罗：“现在哪？她在哪儿？”

方征怀念地摇了摇头：“整整六年啦！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交通员停步：“前面是公路，当心！”

小罗撩起衣襟，拔出匣枪。

交通员拿过小罗的匣枪，放在篮子里，用衣服和干粮盖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武！”

盘山公路。

交通员、方征和小罗急步奔走。突然，前面拐弯的地方走

出一群匪兵。

“敌人！”小罗不知所措地停了下来。

交通员见已躲避不及，悄声说：“别慌！来不及啦，照直走！”说罢若无其事地迎着匪兵大步走去。

一个匪军官两眼贼溜溜地打量着迎面走过的交通员，厉声喝道：“站住！”

匪兵们如临大敌，端枪将交通员等人团团围住。

匪军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交通员：“干什么的？”

交通员早有准备，对答如流：“老百姓！”

匪军官：“从哪儿来？”

交通员：“家里。”

匪军官：“到哪儿去？”

交通员：“何家庄。”

匪军官：“干什么，哎？”

交通员：“请先生给大嫂看病。”

“看病？”匪军官走近方征，突然举起手枪，“什么病？快说！”

方征呆呆地望着匪军官，害怕地摇摇头。

小罗急忙挡住方征：“俺娘耳朵背。姑姑！”

匪军官瞪起眼：“装疯卖傻，到底什么病？”

交通员推开匪军官的手枪：“要知道啥病，俺就不翻山越岭地找先生啦！听人家说，八成是伤寒。”

“啊？！”匪兵们面面相觑，慌忙闪开。

匪军官眼珠一转，冷不防一把夺过交通员的篮子。

方征和小罗紧张地迅速交换一下眼色。

交通员故作惊慌地抢过篮子，伸手从篮子里掏出一个纸

卷，紧紧攥在手里，急忙藏在身后。

匪军官举枪逼近交通员：“拿来！”

交通员恐惧地后退着。

匪军官抢上一步，抓住交通员的手，使劲掰开，抢过纸卷，打开一看，原来是钞票，转怒为喜。

交通员心疼地嘟哝着：“这是给大嫂看病的钱，大天白日抢东西，你们讲不讲理？”

匪军官：“讲理多少钱一斤？常言说，破财免灾嘛，去吧！”说罢带领匪兵们扬长而去。

交通员向方征使了个眼色，三人继续向前走去。

小罗轻轻松了口气，咧嘴笑着。

方征：“天天在狼窝里转游，不多长几个心眼就会让狼咬着！”

小罗敬佩地望着交通员，忽然有些难为情地低下头。

远处，传来急促的锣声。

村口。一群人挤在道旁观看墙上的告示。

有人低声念道：“通缉令：告全境百姓周知，悬赏缉拿共党女干部方征。该犯四十上下，中等身材，黑红脸膛，江西口音……”

人群骚动，议论纷纷。最前面的三个人转过身来，原来是交通员、方征和小罗。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挤出人群，悄悄向村外走去。

念告示的声音：“……凡捕获方征送交国军者，不拘男女，一律赏洋一千元；检举者赏洋五百；知情不报和窝藏该犯者，就地枪决。此布，保安大队长：孟复堂。”

交通员、方征和小罗微微抖动一下，惊愕地互相望着。

依山靠河的集镇。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镇口。石碑上刻着“五龙镇”三个大字。

大街上一片混乱，成群结队的国民党宪兵和便衣特务，横冲直闯。临街的店铺有的被查封，有的被捣毁，有的被抢劫一空。

“闪开！闪开！”随着一阵粗野的喊叫，六十开外，头戴礼帽，身穿黑色中山装，一副绅士派头的孟复堂，由两个虎背熊腰的贴身随从搀扶着，在一群凶神般头戴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匪兵护卫下，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沿街走来。

匪兵们急忙让道，立正敬礼。

孟复堂目不斜视，趾高气扬，大步向保安司令部大门走去。

一个匪兵：“妈的，他不就是个小小的保安大队长吗？神气个屁，呸！”

另一个匪兵：“你不想活啦？孟复堂是师座的老太爷，就连留守处长贾虎也得让他三分哪！”

阴森的大院。

大树和木桩上捆绑着无数被捕的群众。

孟复堂脸上毫无表情，从被捕的群众面前大步走过。

两旁的厢房里不时传出匪徒们拷问群众的叫骂声、皮鞭声和受刑人的惨叫声……

三十左右，苍白的瘦长脸上架金丝眼镜的留守处长贾虎，奔出堂屋，跑下台阶，含笑相迎：“孟老太爷，小人奉师座之命，留守五龙镇，协助维持地方治安，理应登门禀告，怎

奈……”

“贾处长，”孟复堂摸摸山羊胡子，“在我孟复堂的家里，你是客人。前方战势如何？”

贾虎眉飞色舞：“我几十万大军采取了平行推进的梳篦战术，共军在我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不战而逃！我军进展神速，已经占领了十几座县城。目前胶东共区只剩下东西不到一百五十里，南北仅有八十华里的狭小地区。用不了多久，即可一举扫平胶东共党之患。”

随从甲挥鞭狂叫：“穷鬼们，听见了吧？国军有的是飞机大炮坦克车，共产党完蛋啦！翻身，翻身，这次叫你们翻个大的！”

随从乙两眼闪着凶光：“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土地、房子、牲口和粮食，全部退回！”

“不！”随从甲咬牙切齿，“谁分过孟家一粒粮，就让他流一滴血！谁分过一亩地，就叫他拿脑袋来还！”

“放肆！”孟复堂勃然大怒，暴跳如雷，用手杖指着两个随从：“下去！”

两个随从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凤仙和几个群众惊讶地抬起头来。

孟复堂立刻装出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含笑向众人脱帽行礼：“乡亲们，大伙受惊啦！我孟家和诸位乡邻几世故交，咱们都是本村当疃的自己爷们，闹土改的时候大伙平均了我的家产，那是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不怨你们。从今往后，只要大伙安分守己，我孟复堂念及乡里，不记旧仇。贾处长，我替大伙说个情，赶快把乡亲们放回去！”

凤仙冷冷一笑，背过身去。

“这……”贾虎疑惑地愣了一会，接着圆滑地说：“是！马上就放。请！”

堂屋里。墙上挂着军用地图。

孟复堂坐在太师椅上。一群护兵、马弁殷勤地忙着点烟、倒茶。

贾虎劝阻说：“孟老太爷，这些人全是农会会员、土改积极分子和共军家属，不能放……”

孟复堂果断地挥了下手：“放！一个不留统统放掉！贾处长，杀死他们，还不象踩死几个蚂蚁？胶东是共党老巢，我们立足未稳，暂时不可失去人心哪！”

随从乙：“那二十四个共党的区县干部怎么处治？”

孟复堂脸色一沉：“杀！一个不留统统杀掉！只有恩威并施，才能站稳脚跟！”

贾虎：“七天以后，公开处决，祝贺您的六十大寿！到那天，我还要单独送您一份厚礼！”

“哦？”孟复堂面露喜色，“方征？抓到啦？”

贾虎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暂时还没有。”

孟复堂仰脸大笑：“贾处长，我孟复堂可不收空头支票哇！”

贾虎难堪地皱起眉头：“我贾某人向来是说一不二！”

孟复堂收敛起笑容：“贾处长，万万不可轻敌呀！方征可不是平常的女人，她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就是她，六年前从我手里逃掉啦。如果我们抓不住方征，让她上了烽火山，溃散的共党就会死灰复燃，五龙镇就不会有安宁之日，你我在范司令长官面前可不好交代呀！”

贾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老太爷不必过虑，一切包在我贾

某人身上！我担保，这一次方征就是插翅也飞不过去！”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

密林深处，百鸟争鸣。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射出一道道金色光束。交通员、方征和小罗沿着林间小道远远走来。

交通员疑惑地望着方征：“老方同志，这事可真怪呀，咱们刚刚上路，孟复堂就知道啦！看来，可能有叛徒！”

“是啊，眼下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哪！”方征脸色沉重地停下来，“同志，虽然咱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当前情况下，我想应该把我的任务告诉你：自从咱们的部队撤离烽火山地区之后，五龙县委和各区的一些负责同志有的牺牲啦，十几个同志被捕，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县区武工队也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地委派我去烽火山恢复党的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小罗：“方书记，组织上要我们三天之内一定赶到烽火山。敌人早有准备，再往前走可就更难啦！”

交通员沉默片刻：“没啥！到了何家庄，找到郑大妈就好啦！抗日的时候，她就是有名的老交通，你们跟着她，多险的关口，也能闯得过去。”

方征和小罗互相望着，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加快了步伐。

小罗边走边学着小鸟清脆的叫声。

交通员扭头一笑：“小罗，有两下子，学的可真象啊！”

小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忽然停了下来，望着远方。

透过树林可以看到山脚下一个很大的村庄。

交通员高兴地：“到啦！把你们交给郑大妈，我的任务就完成啦！”

小罗松了口气：“第一天总算平平安安地过来啦！”

交通员：“方书记，你们在这儿歇会，我先进村看看。”

何家庄。

满街是捣毁的家俱，丢弃的被褥、衣服、粮食和一堆堆的鸡毛。两旁墙上贴满了蒋匪军的安民告示和杀人布告。

交通员小心地沿街走着，突然，情不自禁地抖动一下。

街对面，一家大门上交叉贴着盖有大印的封条。

“妈的，快走！”一群匪兵正在挨门逐户驱赶群众。

大庙门前挤满了人群。如狼似虎的匪兵，持枪站在会场四周。

石台阶上摆着八仙桌、满脸凶相的匪军连长和肥头大耳的老地主，坐在太师椅上，杀气腾腾地扫视着人群。

台阶下面摆着一口明晃晃的铡刀。

人们一动不动，冷眼相对，怒目而视。

沉默。会场上鸦雀无声。

“走！”一声狂叫，打破了长时间的寂静。众人不约而同地顺声望去。人群中露出了交通员惊愕的脸。

会场一阵骚动。众人惊讶而又气恨地议论着，“啊！是郑大妈？”

白发苍苍，遍体鳞伤的郑大妈和十几个群众，被五花大绑着，昂首挺胸地走进会场。几个手持鬼头大刀的还乡团跟在后面。

老地主忽然想起了什么：“喜才，咱把老东西宰了，我在村里恐怕……”

朱喜才：“爹，过两天我把你接到五龙镇去！”

郑大妈行至台下停住脚步，威严地怒视着朱喜才和老地主。

朱喜才一跃而起，指着铡刀，恶狠狠地说：“老东西，要死要活一句话！方征几时到？在什么地方接头？说吧！”

郑大娘面无惧色，扭头仰望着天空。

交通员悲愤的面容，二目圆睁。

乡亲们难过地低下头，低声抽泣。

郑大妈深情地望着乡亲们：“老少爷们，大伙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们！”

人们慢慢抬起头来。一张张满面泪痕的脸闪过……

郑大妈恋恋不舍地环视着人群。忽然，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两眼闪着激奋的光芒，含笑向交通员点头示意。

交通员紧咬下唇，强忍悲痛，惨然一笑，两行热泪簌簌地流落下来。一个抱孩子的中年妇女，悄悄靠近交通员，低声说着什么。

郑大妈放心地微微一笑，响亮有力地说：“老少爷们，老皱着眉头干啥？别哭天抹泪的，让这帮坏蛋笑话咱没有骨气！人生一世，末了总有一死。只要咱不给共产党、毛主席丢人，死了也光荣！”

“老混蛋，住口！”朱喜才暴跳如雷，“我们知道方征要来何家庄，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抓住她！”

“妄想！我死了会有人替我把她送走！”郑大妈狠狠向朱喜才脸上吐了口唾沫。

朱喜才惊恐万状，慌忙后退：“开铡！”

大铡刀闪着寒光，唰地一下张开了。

郑大妈平静而又坦然地向众人微笑了一下，然后，从容不